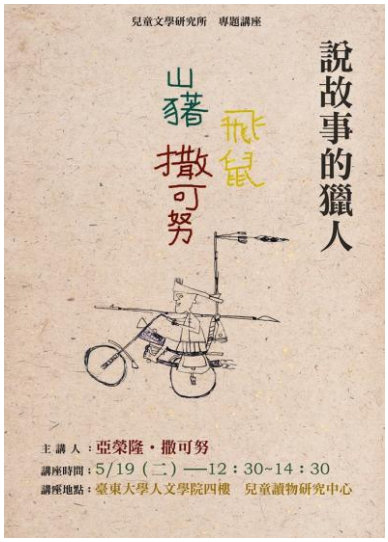
日期：104.05.19〔二〕12:30~14:30

地點：兒讀中心

講者：亞隆榮·撒可努

主題：你不了解我的明白——談原住民與兒童文學

紀錄者：鍾沂珊



什麼是 未來的台灣人？

撒可努，這個名字意味**動物的奔馳、植物的成長**，就像我，也很愛到處亂跑，很愛用自己方式旅行，我的生活就一直是這樣子。我女兒問我，什麼是未來的台灣人？我說你問這個幹嘛！女兒說我就是想問啊！就像這次國際書展以紐西蘭為題，文學(對於國家)而言是軟實力。但你不了解我的明白，有的只有誤會，語言沒有所謂標準，到了另一個地方，文字和語言重新被使用。看過中國好聲音這個節目，經過文化大革命，地方腔調卻保存得好，但是到了台灣，國語講的都一樣，為什麼？我覺得台灣非常徹底中國化，比中國還中國。

孩子 是部落的學生

一次我接到老婆電話，孩子被老師懷疑有學習障礙，我寫信給老師，我的女兒是全世界排灣族碩果僅存最有排灣族個性的女兒，請等我回來處置。

不去學校之後，她每天留在部落。老人問她有沒有去學校，她回答，我還是學生──是中輟生。

女兒很活潑，說話也很好玩，曾擔心阿公會太想念阿嬤，「有了！我想到一個方法，你也可以去死掉！」

女兒帶著她的同學去吃飯，但是不管到哪裡，她的同學都不敢點菜。我的女兒覺得很奇怪。我想我從她小的時候去紐西蘭就帶著她、去哪裡都帶著她，她和她的同學有不一樣的眼界，我說要把你的勇敢分享給他們，因為這個世界的美麗就是你所擁有的，分享給他們，他們也會擁有。

像一群 住在山上的外國人

很多老師在在山上部落會更嚴格，因為小孩調皮的特別厲害。現在的老師，要讓孩子有更多素養。素養對內在，對台灣有更多幫助，我從紐澳回來，有一個體悟，我們(原住民)是一群住在山上的外國人，我們可以跟你們生活再一起，你們卻很難跟我生活在一起。以前我們可以睡馬路、通宵唱歌，會看看那是誰家的人，把醉了躺路邊的人扶回去。現在人只會漠視，有錢的買了地，畫圈占地為王，不再和土地有歸屬關係。

有一回胡德夫邀朋友在家裡唱歌。到了十點警察來了：「有人打電話反映你們已經打擾到安寧」。到十二點，管委會也來敲門。胡德夫火大，他大聲的說：「我是胡德夫，我難得來這裡唱歌，沒有掌聲沒關係，你們平地人，死掉七七四九天，還在那裡哭。」

在紐西蘭，我帶著寫著為部落服務的書包。一個台灣人媽媽和我搭訕，我說我是正港台灣人，她問我是來這幹嘛，開會？移民？讀書？

之後，話題轉到了台灣的原住民，媽媽有感而發的說為什麼原住民這麼挑剔、念書又不用錢啊！我當下就問她，媽媽你住在哪裡？(台北)。你們台北的紅綠燈、柏油路、捷運、公共設施資源比我們還要多，真沒有辦法，因為我爸媽都是原住民。我也很想當平地人呢，因為這樣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講原住民、嫌原住民！

帶著罪 一樣地來到世上

對原住民最善待的是司法，我們可以請翻譯、講母語的律師、原住民法庭，我自己也是法扶的會員。但我從不知道我會寫，小時候，老師也看不懂我寫的文章。那個年代的環境，空洞的時代，我的父親從像一個幕府時代的武士，被帶到明治維新一樣，男人不能配戴刀子，我們像是**帶著罪一樣**來到世上。硬要我們像漢人一樣蓋瓦房，外面要鋪水泥、紅磚。我們沒有錢，結果造成族人去賣孩子、或是離鄉背井，有的媽媽會替另一個爸爸生孩子。我的女兒問我，爸爸，為什麼我同學很多沒有爸媽？這是因為連到我們這個世代的族人還不能翻轉命運。

我比較幸運，因為媽媽的過逝，有人資助我上台東高中，生活從此改變了。我去讀警察學校，當了警察。當我們開同學會時，發現同學只剩下 27 個，因為去遠洋死了好多個、去台北被打死好幾個、喝酒喝死的也有。

你不了解 我們的明白

有一隻**在甲地**的山豬，被甲打了一槍，乙打死。請問是誰的？

這是在確認「Who are you」。排灣族擁有獵場的概念和觀念，即便獵場已經變成中華民國、或是林務局，山豬雖然會跑，豬在我的獵場裡就是我的。那隻豬的擁有權還是甲的。這就像是原住民有領地的概念，錢掉了跑到哪裡，還是屬於掉錢的人，但我們會把重要的部位送給乙，謝謝他。有一個南瓜，長在甲地上，在乙地開花結果。那個南瓜屬於甲，但是絲瓜呢？佛手瓜還是地瓜？因為南瓜只生一個根，屬於甲；若瓜攀到乙地，就屬乙。

一顆芒果樹長在**甲地**上，芒果垂到乙地上，請問是誰的？

乙地人會抱怨，你的果子擋了我的陽光，底下的都長不出來，所以要賠給我（屬於乙）。這是原住民領空的概念。

我們的樣子 慢慢地一模一樣。

在部落偷東西，不是那麼嚴重。但是我們卻越來越像平地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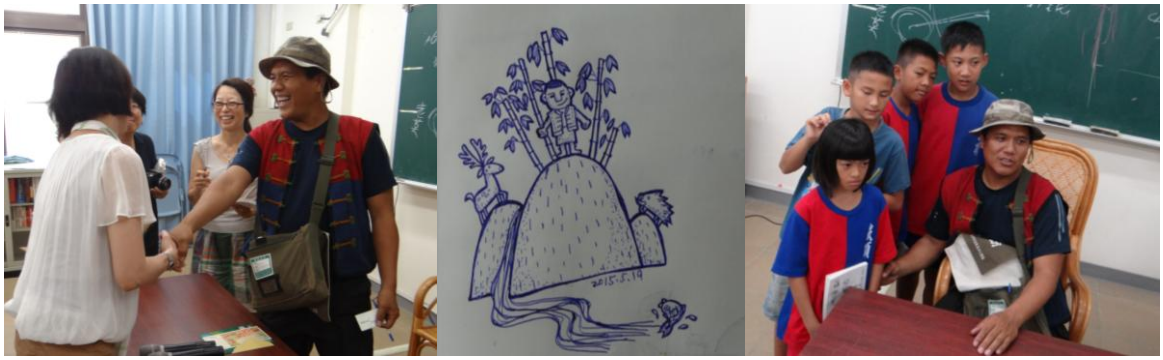
部落的孩子練棒球，平地人教練把那些內在有綠巨人的孩子，教成死板板的那個樣子。他到這個環境卻要被改成外在的環境的樣子。

我要拿什麼給我的孩子？我的女兒是不是原住民，不因為身分證上面叫做原住民，而是爸媽要讓他成為原住民，有原住民的靈魂。我相信我的女兒，有一天會自己要拿身分證去改名。第一個想到台灣的東西會是什麼？101 大樓嗎？不，我們要讓台灣有一個靈魂聚集起來。我相信**認同比血統來的更重要**。在以前年代時，很多漢人跑到原住民，說自己是原住民，其實是羅漢腳。部落都很寬容、願意接納，他們也成為了原住民。有的頭目甚至是漢人，因為頭目生不出來，就收養。平埔族的頭目，也有漢人女性擔任。有眼睛小小的漢人擔任頭目，排灣族原住民是這樣子的。

像地瓜一樣 發芽的兒童文學

高興回來到兒文所，我還是會以學長的身分再回來，我們未來留下的，將會成為資產、遺產。

讓我們當地瓜，讓我們這群人都去發芽，把土地撐開，讓土壤為我們改變，種子是美麗的，長成愛說故事的人。台灣的人太早離開內在小孩，太早成為大人，但即便當了大人，也要是愛聽故事的大人。



無論是地瓜還是佛手瓜，一起努力為我們的土地長出滿滿的收穫！